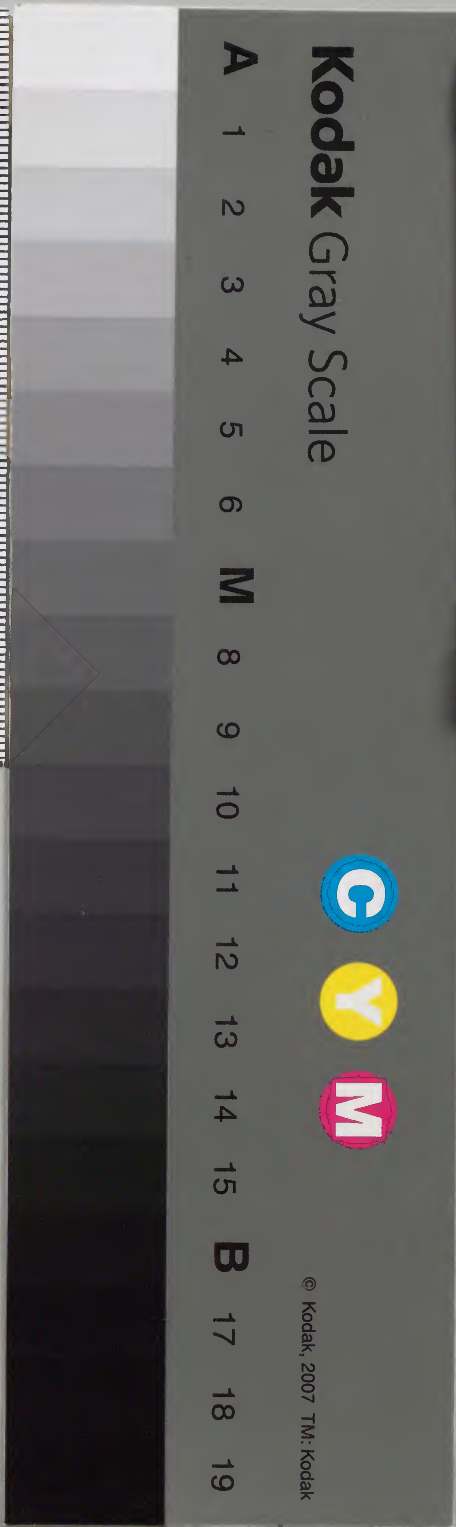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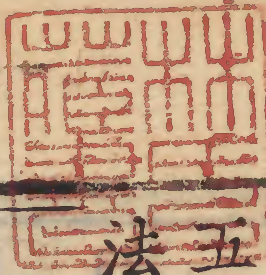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 十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	〇	一	〇
〇	二	〇	〇
冊	〇	冊	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一〇〇一	二	〇
書	八	〇	〇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18
冊數	20 (10)
函號	310 130





五燈會元卷第十

法眼宗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

靈隱清聳禪師

百丈道忞禪師

報恩慧明禪師

崇壽契稠禪師

長安延規禪師



淺草文庫

清涼泰欽禪師

歸宗義柔禪師

求明道潛禪師

報慈行言禪師

報恩法安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正勤希奉禪師
章義道欽禪師
報慈丈遂導師
黃山良匡禪師
淨德智筠禪師
寶塔紹巖禪師
歸宗策真禪師
棲賢慧圓禪師
興善棲倫禪師
慈雲匡達禪師
古賢謹禪師
上藍守訥禪師
奉先法瓌禪師

羅漢智依禪師
報恩匡逸禪師
羅漢守仁禪師
報恩玄則禪師
高麗慧炬國師
般若敬遵禪師
同安紹顯禪師
觀音從顯禪師
新興齊禪師
薦福紹明禪師
興福可勲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
化城慧朗禪師

永明道鴻禪師
荆門上泉和尚
仁王緣勝禪師

高麗靈鑒禪師
大林僧遁禪師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永明延壽禪師
大寧可弘禪師
報恩法端禪師
廣平守威禪師
光聖師護禪師
紫凝智勤禪師
普門希辯禪師
般若友蟾禪師

長壽朋彥禪師
五雲志逢禪師
報恩紹安禪師
報恩永安禪師
奉先清昱禪師
鴈蕩願齊禪師
光慶遇安禪師
智者全肯禪師

玉泉義隆禪師

龍冊曉榮禪師

功臣慶蕭禪師

稱心敬璉禪師

巖峯師木禪師

華嚴慧達禪師

清泰道圓禪師

九曲慶祥禪師

開化行明禪師

開善義圓禪師

瑞鹿遇安禪師

龍華慧居禪師

齊雲遇臻禪師

瑞鹿本先禪師

興教洪壽禪師

永安道原禪師

清涼欽禪師法嗣

進景德傳燈錄

雲居道齊禪師

靈隱聳禪師法嗣

羅漢願昭禪師

功臣道慈禪師

澱寧可先禪師

報恩師智禪師

光孝道端禪師

保清遇寧禪師

支提辯隆禪師

瑞龍希圓禪師

歸宗柔禪師法嗣

羅漢行林禪師

天童山新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

百丈恒禪師法嗣

棲賢澄湜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雲門永禪師

永明潛禪師法嗣

千光瓌省禪師

鎮境志澄禪師

崇福慶祥禪師

報恩明禪師法嗣

保明道誠禪師

報慈言導師法嗣

雲居義能禪師

崇壽稠禪師法嗣

雲臺令岑禪師

淨土惟素禪師不列章次

報恩安禪師法師

棲賢道堅禪師

長安規禪師法嗣

長安辯實禪師

雲居錫禪師法嗣

般若從進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資國圓進山主

歸宗慧誠禪師

雲蓋用清禪師

清化志超禪師

長壽法齊禪師

雲居齊禪師法嗣

雲居契瓌禪師

瑞巖義海禪師

大梅居煦禪師

清溪清禪師

支提隆禪師法嗣

靈隱玄本禪師

羅漢林禪師法嗣

慧力紹珍禪師

功臣軻禪師法嗣

堯峯顥暹禪師

靈隱文勝禪師

廣慧志全禪師

南明惟宿禪師

大寧慶惣禪師

聖壽志昇禪師

棲賢湜禪師法嗣

興教惟一禪師

西余體柔禪師

定山惟素山主

淨土素禪師法嗣

淨土惟正禪師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靈隱延珊禪師

薦福歸則禪師

瑞巖海禪師法嗣

翠巖嗣元禪師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

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
 州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
 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
 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
 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
 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
 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
 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
 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
 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
 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
 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
 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進師

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
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曰四眾已圍繞和尚法座
了也師曰眾人却參真善知識少頃陞座僧問大眾雲集請師
舉唱師曰大眾久立乃曰眾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
眾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
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
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
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
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
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叅之眾常不減千計上堂大眾立久
乃謂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
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
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

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
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
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
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
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
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
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
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
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
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
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
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
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

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甚麼對
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住報恩禪院署淨慧
禪師僧問洪鐘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
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
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偽問古人傳衣當記
何人師曰汝甚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
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
爲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
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
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
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綱師
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
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

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揔是問簇簇上來師
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
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
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真之道師曰一
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
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
無嫌疑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蹋著問古鏡未開如
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
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
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
僧甚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獻曰無有一物
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住清涼上堂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
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

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為自已去蓋為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僧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甚麼法當著上座曰爭柰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你道是第二義

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云山主恁麼祇對為甚麼不肯及疑說在甚麼處若看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麼道便得去且道得透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僧叅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作麼生會有不云為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不可既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窺語住也朱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問僧甚處來曰報恩來師曰眾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

聖出塔否日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寶資
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
光明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
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揔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擊眼
信其里有俗士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
師曰那箇是汝心士無對歸宗柔代云某甲僧問如何是第二
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上堂盡十
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法燈云若
不是一師指堯子曰識得堯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堯子僧問
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師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
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
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因開井被沙塞
却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

代曰被眼礙師見僧般王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
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
去師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法燈代
掩面師却問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
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
是體用雙陳明明是所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
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
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
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冷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
始知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
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辨萬
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
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

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
萬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
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
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
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
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
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
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
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朔報慈院命師門人玄覺言
導師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大導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

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
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首詣
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
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師
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
問牙絀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
去師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
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寔罵也又問踈山百匝千重是
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
說師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
如是歷叅五十四負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
眼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叅問但隨衆而已一日
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

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疑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于法服服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六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山觀智者顛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為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為霸王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即螺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王王遣使及齋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

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祇自勞神多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勿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觸掉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為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

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為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則大千同一真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間六根俱泯為甚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在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為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

破

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顛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為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為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被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上堂毛吞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闡通遍十方入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

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為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為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僧問：不離疑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靈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寧。珍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門。師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顛倒作麼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日親觀。師曰：理當即行。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

既
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為過去未來見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上堂。僧問：四眾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誰向你道。曰：法爾如然。師曰：你却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為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為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曰：却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麼則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曰：誰向你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祗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

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上堂僧問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曰日曉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非同非合曰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曰誰問先天地曰恁麼則境靜林間獨自遊去也師曰亂道作麼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

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

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祇如迦葉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夔夔鼓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曰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僧清遇問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為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為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

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况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又立珍重上堂僧問古德道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貧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撓。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曰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別人。乃曰大道廓然詐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又立珍重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

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

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上堂僧問觸髅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觸髅常干世界師曰更待答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磬磬

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
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
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
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
自在。宗三卅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
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
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刹不彰。
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
事。珍重。師因興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文六之衣。在雞足
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
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
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
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

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
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
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開寶
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
大星殞于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叅問如常。二十
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
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
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
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
衆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衆。祇如此也。還有會麼。
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界。師曰。畫也。畫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
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人。又僧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

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群生和尚出世當為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抵這如今誰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幘子盡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問新到近離甚處僧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師曰百骸一物一物百骸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

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甚麼處問不夕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黥額人又曰汝是甚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維那白稚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麼大衆此是手舞足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甚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甚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師後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僧出禮拜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答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

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柰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
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爲
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問師曰先師有
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
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
五百衆今祇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
麼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澗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
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
熟及問著便生踈去何也祇爲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麼處
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
眼見甚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
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

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
非遙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
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
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祇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
那箇是汝口爭答效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識口必無咎縱
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
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
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但
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
墳冢升沈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也初叅法眼眼指兩謂師曰滴滴
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回止
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事師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

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為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為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為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

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為復是觀為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眾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拈人皆觀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

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祇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且說箇甚麼，即得還相悉麼？若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祇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回向清列，何以故？古人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爲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叅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

入住後上堂，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回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叅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叅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摠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閑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入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

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藥自代好。珍重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上堂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下切脚也。古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或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恁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歸堂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師終于本山。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眼。眼問曰：子於

○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揔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羣徒。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夕

立僧問如何是求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日覽師
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求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
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
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
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
日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冊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
去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覲面
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
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
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
去衆叅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
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
曰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問如何是慧曰祥

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歲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
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法眼師資道
合尋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
宗置之闕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新到叅師問近離甚處曰
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
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僧無對
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甚麼處僧無對師尋遷
天台山白沙草庵有朋彦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
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
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
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然如何得消殞去彥
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忠懿王延

入府中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
王因命翠巖令叅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
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
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
昧師曰還聞麼巖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復舉雪峯
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
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峯即今在甚麼處法眼別云云宿無
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喜悅署圓通
普照禪師上堂諸人還委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
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
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則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

已師曰特地伸問是甚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
真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看花花
數朵見精明樹幾枝枝

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泉州人也上堂凡行脚人叅善知識
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
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
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
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
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
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
師曰汝作麼生坐師聞鳩子叫問僧甚麼聲曰鳩子聲師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江南國主建報慈院命師大

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僧問國王再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沒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

勞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甚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

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兜磨拋下操力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旣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居報恩署號攝衆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即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祇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祇道直下是便教立地攝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攝取如今坐地還搆

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開寶中示滅于本院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汝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康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旣是假果子爲甚麼將供養真師曰也祇要天使識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

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為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甚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着見文殊為甚麼不識師

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大眾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眾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眾。師曰：嫌少作麼？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閣黎七棒。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問老兄。師與

彦端長老喫餅餠。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餠，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求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下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後江

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揔來這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何？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感，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甚麼旨？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

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為迷情所覆便去離不
得迷時即有窒礙為對為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
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
及乎悟去亦不為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
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群機和尚說法甚麼人
得聞師曰祇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
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甚麼處問
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荅
爭似汝舉問佛為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
恰好曰恁麼則大眾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甄會真妄緣起
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法眼述已
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

麼師曰明還日輪日日還甚麼師懵然無對眼誠令焚其所注
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
師上堂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方共稟靈
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
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
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
也不可得僧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巖
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
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
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
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
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斲麵
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

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揔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揔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祇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衆晚參。師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報恩上堂。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脰長。鳧脰短。甘草甜。黃檗苦。恁麼揀辨。

還恁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着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問我答。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祇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柰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曰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

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問僧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祇知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

問始得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璃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
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
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
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棲賢上堂從
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祇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
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焮赫
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
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
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
如何是的之言師曰道甚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
箇甚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甚麼問今朝
呈遠瑞正意爲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江南國主創淨

德院延請居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
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
麼憊切莫結楔公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
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此喻比喻不及道上座
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甚麼自生
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祇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祇爲
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
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
則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
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乃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鄽而出入
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峯棲
玄蘭若

高麗國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自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

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跣趺而逝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烜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撥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拚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則般若雄峯詐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下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則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真讚曰真兮寥廓野人圖獲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真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又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見甚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則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則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為宗未審和尚以何為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首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

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入處雲蓋山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眾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措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欠少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眾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真箇衲僧僧問居士默

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
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
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祇如此
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
側耳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明上座言莫
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
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爭除
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
真行脚人也便下座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表長史
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表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
圖得好鹽喫表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表建塔于西山
洛京興善樓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甚麼即得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
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
取何必沈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
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
充滿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
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
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
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
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

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問僧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曰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莫相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瓌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無邊刹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立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爲甚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

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
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辨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
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麼處去來曰恁
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高麗國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
是佛師曰拽出癩漢着

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
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壁無瑕時如
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唧螻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道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
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
却石耳峯我即向汝道歸宗柔別
云且依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

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
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
之感群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叅禪師遷止龍

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
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纈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
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烏類斤鷄巢于衣攝中

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
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織
粟竒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

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

鳥一
作鳥

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
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求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
問如何是求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
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求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
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求明爲甚麼不會求明家風師
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
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
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
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
盆師居求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
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
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

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
遣使齋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
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
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
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玄旨師
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
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透
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
跋涉不易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八倒
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
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
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

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潔
幼歲出家于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
嘗夢陞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
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
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居
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秘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
人跪膝于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
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
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
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
鳴指默念咒發施心而傾棄之
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禪師命住臨安功臣院
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參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

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
以德雲却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
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羨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
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
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
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則大衆咸欣也師曰將
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
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
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
得麼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上堂古德爲法行脚不憚
勤勞如雪峯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
看汝近世參學人纔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
造玄極之道豈同等閑而況此事亦有特節躁求焉得汝等要

知悟特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即
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
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
僧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祇爲無爲
無事僧問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
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
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
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
所師每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
示寂塔于本院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
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
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

曰爲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
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
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
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
重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則亘古亘
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也參天台國師得旨乃付
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今日付於師師提起曰
有人敢道天台得麼上堂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
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
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
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

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上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乘事合作麼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温州翁氏子幼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忠懿王命征為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歧艱阻遂回天台山結茅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山征聞于王王命住越州清泰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眾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太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大作佛事

師曰嫌甚麼曰恁麼則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蜘蛛急開寶七年示疾告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于普賢道場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

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忠懿王召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眾○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開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誠徒衆安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舒光爲甚廢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中院創軛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麼

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
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
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
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
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
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
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語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
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之上堂欲識曹溪旨雲
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
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
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
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花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
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

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既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
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花墜
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台州般若寺女蟾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普賢忠懿王署慈
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懿聲纔罷大衆雲臻向上宗
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甚麼曰恁麼則人人盡露恩去也師曰
莫亂道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師曰全肯
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
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甚麼
說會與不會特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
曰祇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

師曰依倚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温州鄧氏子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叅次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璉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却曰

甚麼處孤貧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貧我

○福州巖峯師水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曰大眾顛望請震法雷師曰大眾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巖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辯才冠衆多聞強記時

天台門下推為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一決。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月。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杭州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智覺禪師為師。及智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室。蒙授記。勅復歸永明。朝贊廼師。海眾傾仰。忠懿王建六和寺。本朝賜開化額延請住持。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回也。師曰。早喜沒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

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為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昇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啟棺。覩師右脇吉祥而卧。四眾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誠。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也。自天台領旨。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眾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窺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

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上堂龍華這裏也祇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甚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飈飈寒星列空蟾魄高措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參天台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悟解爾後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

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鷄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鷄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答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曰若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卧具不衣繭絲日唯一食終日宴坐申且誨誘踰三十載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縱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拈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

學未必捨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
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
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
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
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
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
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
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知得如是
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
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
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
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
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

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即下。師曰。若是
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怕。南泉遷
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
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云。東家
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
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又作馬。嘶
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
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
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摠於佛法有安樂處。南
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
下即下。這箇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
珍重。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
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

無事莫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爽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於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此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

年二月謂上足如畫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將順化畫裏命即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坐方文手結寶印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畫曰也祇是如畫師曰你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旃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陀羅

△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

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會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在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聲鐘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甚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分付契瓊開堂住持凡事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

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于本山

靈隱聳禪師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便請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上堂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取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

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

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

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衢州澱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澱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甚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巍實相匾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匾塞虛空為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麼則不密也師曰見箇

甚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忽有貓兒跳上身師提起示眾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久拋下貓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曾求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在甚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為事孤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昔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叅眾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

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啜嗽看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眾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為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為藏拙何期今日入到

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眾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末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

王出勅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永明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瓊省禪師。温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濟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參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開寶五年七月。寶樹浴池。忽現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劔師曰。不漏絲髮。日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因普請。次僧問。鉏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

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施為。全真智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祇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頭作於白牛。去也。師曰。七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言導師法嗣

兩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橋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參取。下座。後

却問一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叅取聖僧。還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報恩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身罪也。無師曰。老僧祇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揚州人也。開堂日。於法堂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卽爲重說。遂陞座。僧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爲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世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峯曰。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峯便拈餅瀉水。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峯甚奇怪。

要且亂瀉

長安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仔子有頌示眾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越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餅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眾師常節飲食隨眾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

而逝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沒交涉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眾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為甚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城

東老母與佛同生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瓌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踈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雪川人也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還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理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

諱曰忽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大衆鈍置闍黎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著

○廬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荆門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是行脚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聰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久盡唱太平歌末審師今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

西嶺青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箇中意鶉鳩生鶉鷹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

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眾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日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問如何是道師曰剝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即觸途成滯退後即噎氣填膈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柰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首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曰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肯臨機不吝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慇懃於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盡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

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相。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矜衒。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問。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貧聖院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

忍獨私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啓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持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况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欵清諾。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

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杭守
蔣侍郎堂與師爲方外文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
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鉞盂有時帶雪穿雲
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
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
書筆法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
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水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
旦率以爲常九峯韶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卧師邀之曰月色
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峯唯唯而矣久之呼童子使熟
炙峯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峯匿笑曰無乃太清乎
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
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
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

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
而逝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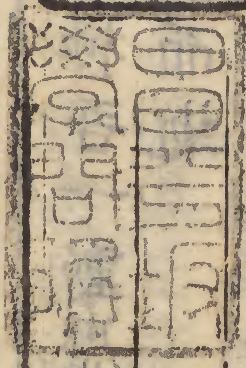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
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
走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
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
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
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
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
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瑞巖海禪師法嗣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五燈會元卷第十



五燈會元卷第十

